

MURPHY

莫菲

曹波姚忠……译

萨缪尔·贝克特……著

CSB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SAMUEL BECKETT
MURPHY

Copyright © 1938, 1963, 1977 by Samuel Beckett
Copyright renewed © 2009 by the Estate of Samuel Beckett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aber and Faber Ltd.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6 by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根据费伯出版社2009年英文版翻译
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

太阳别无他法，又照在纤毫未变的世界上。莫非坐在西布朗普顿的蜗居里，避开阳光，仿佛无所拘束。恐怕有六个月了，他在这儿吃呀，喝呀，睡呀，穿衣服呀脱衣服呀，就窝在这中等大小的鸽笼里——这鸽笼朝向西北，可以一览无遗地看到朝向东南方向的那些中等大小的鸽笼。不要多久，他就得另做安排，因为这鸽笼已宣布要废弃了。不要多久，他就得屈从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，继续在那儿吃呀，喝呀，睡呀，穿衣服呀脱衣服呀。

他赤身裸体地坐在摇椅里，那摇椅是用柚木原木做成的，保管不会崩裂、歪斜、收缩、腐烂，也不会晚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。摇椅是他自己的，从来没离开过他。他坐的那个角落用帘子遮住了太阳——那可伶的

老家伙第十亿次落在了处女座。七条围巾把他捆得结结实实。两条把他的胫骨绑在摇杆上，一条把他的大腿绑在椅座上，两条把他的胸部和肚子绑在椅背上，一条把他的手腕绑在后面的压杆上。只有最细微的局部动作还有可能。汗水涌了出来，把围巾浸得更紧了。呼吸似有若无。眼睛像海鸥的双眼那样冷峻，一眨不眨地瞪着那洒在檐口上的光晕，那时而现身、时而退缩、时而淡去的光晕。在某处，一只布谷鸟闹钟敲了二十到三十次，成了街头吆喝的回音，而那吆喝声此刻传进鸽笼，径直变成了“替代品！替代品！”^①

这些景象和声音是他不喜欢的。它们使他滞留在它们所属的世界，而非他所属的世界，那个他向往的世界。是什么在驱散他自己的阳光呢，正在吆喝的是什么东西呢，他不得而知。朦胧，朦朦胧胧。

他这样坐在摇椅里，因为这样坐着给他带来快感！首先，这样坐着给他的躯壳带来快感，带来平静。其次，这样坐着使他的思想得到自由。因为正如第六部分描述的那样，直到他的躯壳得到了平静，他的思想才能活跃

① 原文为拉丁文。

起来。况且思想的生命也给他带来快感，带来“快感”这个词本身难以表达的快感。

最近，莫菲在科克^①一个叫尼瑞的人手下学习过。那时，这个人只要愿意，就多多少少能停止心跳，在合理的限度内想让心跳停止多久就能停止多久。这罕见的本领，他在讷尔布德达河^②以北的某个地方练习了多年方才学会，因此轻易不愿拿出来，只在烦恼得无法忍受的情况下才露一手，比如说想喝一杯却弄不到，落入盖尔人的手里逃脱不掉，或者感受到性欲无法发泄的痛苦。

莫菲去找尼瑞，坐在他的身边，目的并不是培育一个尼瑞似的心脏——他觉得对他这种脾性的人来说，那样做即刻就会致人死命——而只是赋予他自己的心脏一点点尼瑞（那时是一个毕达哥拉斯^③的信徒）叫作“和谐”的东西。因为莫菲长着一颗无法理喻的心，没有哪个医生能找出它的病根。检查、触诊、听诊、叩诊、透

① 科克是爱尔兰第二大城市，位于南部的芒斯特省。

② 讷尔布德达河（Nerbudda）位于印度中部，又称讷尔默达河（Narmada）或讷巴达河（Narbada）。

③ 毕达哥拉斯（前580？—前500？），古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，强调对音乐和几何的研究。

视、心电图，统统做了，他的心就是一颗正常的心。扣紧衣服，任其跳动，那颗心在他的胸腔里就像彼特鲁什卡^①似的。一会儿怎么跳都跳不动，仿佛到了骤停的地步；再一会儿就怦怦直跳，仿佛要迸发了似的。尼瑞所谓的“和谐”就是指这两个极端之间的调停。厌倦了“和谐”这个术语的时候，他就称之为“均衡”。讨厌了“均衡”的读音时，他就称之为“协调”。^②可是，无论他怎么随心所欲地命名，那个术语就是不合莫菲的心。莫菲心里的对立面，尼瑞是没法调和的。

告别的场景令人难忘。尼瑞从一场死睡中苏醒过来，说道：

“莫菲，整个人生就是数字和理据。”

“不过是一次寻找家园的漫游。”莫菲说道。

“表面，”尼瑞说道，“或者系列表面，背后是开放状的嗡嗡作响的巨大混乱。我想起了德怀尔小姐。”

莫菲本可以想起一个叫库尼汉的小姐。尼瑞捏紧拳

① 彼特鲁什卡是作曲家、指挥家和钢琴家伊戈尔·斯特拉文斯基（1882—1971）创作的同名芭蕾舞剧的主人公，是一个获得生命的木偶。

② “和谐”（Apnomia）、“均衡”（Isonomy）和“协调”（Attunement）意思相近，其中前两个词源自古希腊语。

头举到在他的面前。

“得到德怀尔小姐的芳心，”他说道，“哪怕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，我也会受益匪浅。”

他的指关节像往常那样突出，在皮肤下面呈白色——那就是肯定。接着，他的双手正确无误地张开，张开到罗盘的极限——那就是否定。在莫菲看来，这时有两种同样合理的方法，可以对尼瑞的手势做出判断，实现扬弃。双手可以拍着脑袋，做出一个小的绝望的姿势，要不就迟疑不决地放下来，放到裤子缝合线的位置，就当那儿是双手抬起的最初位置。当尼瑞再次捏紧拳头，捏得比先前更加用力，然后拿拳头砸自己的胸骨时，想想他有多么生气吧。

“半个小时，”他说道，“一刻钟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莫菲说道，“回到特内里费岛上类人猿们的身边？”^①

“你可以讥笑，”尼瑞说道，“你也可以嘲弄，但事实依然如此，就是一切都是渣滓，至少就现在来说，那

^① 特内里费岛位于非洲加那利群岛，心理学家沃尔夫冈·柯勒（1887—1967）曾在此担任类人猿研究站主任，研究黑猩猩长达七年。

不是德怀尔小姐。那个封闭的数字在没有形式的垃圾里，还有虚空！我的圣十结构^①！”

尼瑞对德怀尔小姐的爱情是这样的，就是她爱上了一个叫伊立曼的空军上尉，那个上尉爱上了灵萨基迪一个叫法伦小姐的人，那个小姐爱上了巴林克拉西特一个叫菲特的神父，那个神父为人诚恳，必定会承认自己对帕塞吉一个叫威斯特的太太负有某种天命，而那个太太又爱上了尼瑞。

“两情相悦，”尼瑞说道，“就是一次短路，”就是圆球产生了一次耀眼的反弹。

“爱情，”尼瑞说道，“遭受折磨的时候抬起双眼；渴望她小巧的指尖，蘸了油漆，来冷却它的巧舌，这样的爱情——莫非，我断定与你无缘。”

“一无所知。”莫非说道。

“换句话说吧，”尼瑞说道，“异质刺激的骚乱中的单一、闪亮、有序、紧凑的斑点。”

“对了，斑点。”莫非说道。

^① 圣十结构为毕达哥拉斯构建的一个神秘符号，由十个点分四行（第一行一个，第二行两个，依此类推）组成等边三角形，以最简单的形式表达了流溢的观念，常用于冥想。

“正是如此。”尼瑞说道，“现在说说这一点。你没法恋爱到底是为什么——不是有一个叫库尼汉的小姐吗，莫菲？”

确实有一个叫库尼汉的小姐。

“好了，莫菲，假设有人请你说说，比方说，你和这个库尼汉小姐的交往，”尼瑞说道，“好了，说吧，莫菲。”

“兴奋感缺失，”莫菲说道，“没有兴奋感。厌倦。科克郡。堕落。”

“正是如此，”尼瑞说道，“好了。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你都没法像我这样恋爱，相信我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就因为那个原因，管他什么原因，你的心就是这个样子。还有，就因为那个原因——”

“管他什么原因。”莫菲说道。

“我帮不上任何忙。”尼瑞说道。

“上帝啊，安抚我吧。”莫菲说道。

“正是如此。”尼瑞说道，“我得说，你的松果体萎缩得没了。”

他摇晃着，让摇椅摇到最大限度，然后就松弛了下来。慢慢地，世界消亡了，把“替代品”当作物品来咬

喝的大世界，光明绝不会两次同样盈亏的大世界，消亡了；飞向第六部分描述的小世界，飞向他可以爱自己的小世界。

离他耳朵一英尺远的地方，电话猛地吵了起来。他忘了把听筒拿下来。假如他没有即刻接听，房东太太就会跑过来接听，不然，别的房客也会这样。那样的话，人家就会发现他，因为他的房门没有上锁。他的房门没办法上锁。那间房子忒怪，铰链脱落了，门扇晃荡着，可是却装了电话。上一任房客是一个妓女，早已过了风华岁月的荡妇。在青春岁月里，她发觉电话派得上用场，而人老珠黄的时候，她觉得电话更是不可或缺。因为只有旧时的顾客给她打电话的时候，她才赚得到钱。那时，她要承担不必要的麻烦，但她得到了补偿。

莫菲的手挣脱不出来。每时每刻，他都担心会听到房东太太跑上楼来的急促的脚步声，或者别的哪个房客的脚步声。电话洪亮而镇定的叮铃声嘲笑着他。终于，他挣脱一只手抓住了听筒，虽然躁动不安，却也把听筒砰的一声按在了脑袋上，而没有失手把它砸在地上。

“愿上帝炸死你。”他说道。

“他在这么干。”她说道。是西莉亚。

他赶紧把听筒搁在腿部。他憎恨的自己身上的那个部位渴望着西莉亚，而他热爱的那个部位一想到她就颓丧不已。内心的声音轻轻叹息，对肌体提出了抗议。他忍耐了一会儿，然后拿起听筒说道：

“你再也不回来了吗？”

“我弄到了。”她说道。

“搞不懂。”莫非说道。

“我不是说那个。”她说道，“我是说你告诉我的——”

“我知道你的意思。”莫非说道。

“老时间在老地方等我。”她说道，“我会把它带在身边的。”

“做不到。”莫非说道，“我在等一个朋友。”

“你没有朋友。”西莉亚说道。

“唔，”莫非说道，“不是真正的朋友，而是我碰见的一个好笑的伙计。”

“那你事先把他支开。”西莉亚说道。

“做不到。”莫非说道。

“那我就把它带来。”西莉亚说道。

“别那样。”莫非说道。

“你干吗不想见我？”西莉亚说道。

“要我隔多久就跟你说一遍呢？”莫菲说道，“我——”

“听我说，”西莉亚说道，“我相信你没有碰见一个好笑的伙计。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伙计。”

莫菲一言不发。他努力去爱的那个自我累了。

“九点见。”西莉亚说道，我会把它带来。要是你不在那儿——”

“好吧。”莫菲说道，“假设我得出门？”

“再见。”

电话断了，他听了一会儿，他把听筒丢在地板上，他把手又搁在压杆上，他摇起了摇椅。慢慢地他觉得好些了，思想活跃起来了，自由得就像那光与影，那除了相互交流就既不碰撞也不更迭，既不隐退也不明亮的光与影，就像第六部分描述的那样。摇椅晃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幅度越来越小，彩虹色不见了，鸽笼里的喊声消失了，很快他的肉体就会安静下来。在月光下，大多数事物都运动得越来越慢，接着就停止了，一把摇椅晃得越来越快，接着就停了下来。不久他的肉体就会安静下来，不久他就会自由了。

二

年龄	无关紧要
头部	小而圆
眼睛	绿色
肤色	白色
头发	黄色
口鼻	交融
脖子	13 $\frac{3}{4}$ 英寸
上臂	11 英寸
前臂	9 $\frac{1}{2}$ 英寸
手腕	6 英寸
胸部	34 英寸
腰部	27 英寸
臀部, 等	35 英寸

大腿	21 $\frac{3}{4}$ 英寸
膝盖	13 $\frac{3}{4}$ 英寸
小腿	13 英寸
脚踝	8 $\frac{1}{4}$ 英寸
脚背	无关紧要
身高	5 英尺 4 英寸
体重	123 磅

她怒气冲冲地离开了电话亭，臀部等部位欢快地跟着她。她先是火冒三丈，四处乱冲，现在那股焦躁终于给掐灭了。她走进一个叫“主厨与酿酒师”的高级酒吧，要了一个对虾加西红柿三明治和一大杯白色波特酒，在吧台旁吃完。然后，她快步走了出来，回爷爷威洛比·凯利先生在泰伯尼亚的公寓，身后跟着四个每镑抽税四先令的足彩收税员。除了那些她觉得会伤害他的事儿，她对凯利先生什么都不隐瞒，就是说几乎什么都说。

她四岁的时候就离开了爱尔兰。

凯利先生的脸不宽，有一道很深的疤痕，一副邈邈、吝啬又无忧无虑的样子。虽说仿佛什么希望都没有，他的脸却绽放出一个精致的球状物——那没被毛发遮掩的

头颅。可是，过一会儿，他的大脑与肉体的比率就会降到小鸟的水平。他靠在床上，什么都不做，只是偶尔拨弄一下床单，这一点倒可以归咎于他。

“您是我在世上的一切。”西莉亚说道。

凯利先生偎依着。

“您，”西莉亚说道，“可能还要加上莫菲。”

凯利先生猛地在床上坐了起来。他的眼睛镶嵌得太深，没法自如地突出来，但还能张开，这一点他做到了。

“我还没跟您说过莫菲呢，”西莉亚说道，“因为我感觉那会给您带来伤害。”

“伤害个屁。”凯利先生说道。

凯利先生又靠在了床上，闭上眼睛，仿佛是一个玩偶。他要西莉亚坐下，可她宁愿踱来踱去，像往常那样握紧双手又张开双手。那是两只手之间的友谊。

对于她怎么会不得不说起莫菲，西莉亚的叙述有所删减，有所加速，有所修饰，有所简化，大意如下。

当昆丁·凯利先生及太太在晦气的摩罗堡温情地拽着各自的伙伴去世时，他们唯一的子女西莉亚就遛街^①

① “遛街”指上街去拉客，当妓女。

去了。虽说这一步威洛比·凯利无法完全赞同，可他并不想劝她回心转意。她是一个好孩子，她会有出息的。

她是在街上遇见莫菲的，那是去年仲夏的一个晚上，那时太阳到了巨蟹座。她刚从伊迪斯丛林路拐上克里蒙路，想闻闻海湾的气息清醒一下头脑，然后走罗特路回来，这时，她偶然向右边瞥了一眼，看见一个男人，就是莫菲，一动不动地站在体育场街的街口，一会儿观望着天空，一会儿端详着手中的纸片。

“可我要求求你，”凯利先生说道，“别讲得那么详细。比方说，伊迪斯丛林路、克里蒙路和体育场街的交叉路口，那对我无关紧要。直接讲那个男人。”

她停下脚步——“走开！”凯利先生插嘴道——显眼地站在莫菲的视线里，打断他在天空与纸片之间移动的视线。他的脑袋终于动了一下，放任自由地耷拉到胸口，这样他就看见她了，同时也就看不见她了。他没有马上就抬起脑袋，抬到可以舒适地打量她的位置，而是聚精会神地望着手里的纸片。假如他的视线回到永恒不变的星体上时，她依然站在适当的位置，那他就会叫眼睛打住，打量她一番。

“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凯利先生说道。